



殊蘇曼

子稚



茶花女

不久之前，偶爾在街頭見到影畫戲院開映茶花女的街招，那時就想花一角八分走到那一片漆黑的處所，去領一會馨芬的茶花味，可是回頭一想，在小仲馬給與我們的小說和劇本裡頭的那一朵茶花，不還很深刻的在我的腦際印着十分幽麗的影子嗎？還是不去看的好；於是，我信步繞到荷理活道來，走到一家書店的門前，我所期待的曼殊全集就風致瀟灑的站在書櫃裡，實際上我衣袋裡有限的幾塊錢，已經是劃入這個月頭的柴米的預算上去的了，不能買，就信手的翻兩翻，走出來。

這一天，就只是這兩位已經作古了的一男一女，在我的心頭出進。晚上，妻和孩子睡覺了，我悄悄的從牀上爬起，揀光電燈，喝過一杯熱茶，坐看，攤開原稿紙，正想做一點活計，但是呢，老是想不出什麼來，預定了的題目惹不起我一點興趣。我想，『烟士披里純』走了，還是『擠』罷，但是呢，擠也擠不出一點什麼來了。

可惡的勾欄中人，可惡的裝模作樣的狂僧，為什麼深夜來此搗亂，把我的活計平白地誤盡了。好！就這樣寫下來，我打定了主意時候一口氣就寫到這裡。茶花女原來實有其人，——呢，這且不提，橫豎在小仲馬的筆下她是已被人格化了的，你實在不能說是沒有這樣一個。

這『苦惱的女孩子』，她那嬌娜的仙姿，靈敏的靈敏，傷心而偉大的結局，尤其是她與茶花這一點，是有着使人難忘的魅力的。

她個性單愛茶花，她說，『我碰着了別種花的香氣我就病。』她愛聽戲，場裡的人一見到握着一叢茶花的就知道那是馬格哩脫。她愛許多樣的茶花，每一個月，拈白色的二十五天，拈紅色的五天，賣花的人叫她茶花女，許多人也跟着叫她茶花女。近來有位文人說：『茶花女愛慕茶花的原因，而且伊愛紅茶花，因為這是伊唯一的情紀念物，伊在和阿芒相見的初夜，不是送給他一朵紅茶花麼？』這文人說的這原因，我不能同意，就因為茶花女愛慕茶花原是她自己的僻性，沒有其他原因，人們叫他茶花女，就在她合阿芒見面之先，我們可以決定的說她并非

爲了阿芒才去愛茶花，那位文人是說錯了話；雖則她在和阿芒相識之後更愛茶花也未可知。

非話，且不多說。

茶花女，她用錢用得很多，為什麼她要這樣揮霍，就因為這才能支持她那苦惱生涯，這一點，和曼殊很有點相像：曼殊口不言錢而揮金如土，他花了不少的錢，為什麼一個和尚也這樣浪費起來？怕也是因為這才能支持他那苦惱的生涯罷？柳亞子說：『他沒有錢，他的錢，大抵朋友供給他的；但他身邊一有錢就亂用起來，用完為止。』用完了，怎樣辦？他睡在牀上，蓋了被頭不起來，任肚子饑餓着。『聽說，曼殊每回東渡，老是向他的媽媽河合夫人要錢，錢一到手就跑到海上來，三五天又依然破袍一件，什麼也沒有了一回，兩回，這樣辦，後來河合夫人也很有點不自在，竟常常躲着不見他。這個傳聞如果不錯，益足以見曼殊之所以如此浪費者，正因為他有着許多所謂『難言之恫』，他想把痛苦埋藏在一時的狂熱生活裡，好過一些，這，和茶花女之浪費的用意是差不多罷。

其次，茶花女之欲存阿芒與曼殊之欲存雪梅，其用心之苦，也很不兩樣。

茶花女鍾情阿芒，她正在想度平淡的生活以終身託諸她的愛人的時候，突然阿芒的父親杜法爾這樣給她以一個難解決的問題，杜法爾要求她離開阿芒，除下產業問題之外，他說：

『……單說我女兒和明照，她現在已經愛上了一個誠實的人，而且已經許配給他。她不久就要到別一個家庭裡去。這是個清白的家庭；因其清白，所以對於我的家庭，不免要苛求責備。這是社會的風氣如此，在外省尤其利害。你，你的情感如此高貴，在阿芒眼睛裡和我眼睛裡，都是純潔到極處，而在社會上一般人的眼睛裡，可就大不相同。他們所看見的，只是你的過去；他們對於你，老是關緊了門，半點兒憐惜之心都沒有。現在是我那女婿家裡，已經知道了阿芒和你同居在一起，而且向我聲明，要是阿芒這樣的繼續下去，那麼退婚的責任，就要由我擔負。這樣說，不是一個和



茶花女與蘇曼殊

(接第四頁)

你無仇無怨的女孩子的終身大事，許就要破壞在你身上麼？馬格哩脫，請你想想你自己的愛情，再在我女兒的幸福上設想設想。」

茶花女，她悲哀地大度地，爲了阿芒的將來及其妹子的婚事，她決計把自己的幸福犧牲了，他離開阿芒，並且教他憎恨她。

說到曼殊之於雪梅，我們可以在公認爲他的自傳和戀史的斷腸零雁記第四章見到：

『雪梅之父亦爲余父執，在余義父未逝之先，已將雪梅許我。後此見余義父家運式微，余生母復無消息，乃生悔心，欲爽前約。雪梅固高抗無倫者，奚肯甘心負約？顧其生父繼母都不見恤，以爲女子者，實貨物耳，吾固可擇其禮金高者而鬻之；況此權特操諸父母，又烏容彼纖小致一辭者？雪梅是後，茹苦含辛，莫可告訴，所謂庶女之怨，惟欲依母氏於冥府，較在惡世爲安，此非躬歷其境者，不自知也。余年漸長，久不與雪梅相見，無由一證心量，然觀此情況，悲慨不可自聊，默默思量，祇好出家皈命佛陀，達摩，僧伽，用息彼美見愛之心，使彼美享有家庭之福，否則絕世名姝，必鬱鬱爲余而死，是何可者？不觀其父母利令智昏，甯將骨肉之親付之蒿里，亦不以孀單寒無告之如余者，當時余固年少氣盛，遂掉頭不顧，飄然之廣州常秀寺，哀禱贊初長老，攝受爲驅烏沙彌，冀梵

天帝釋愍此薄命女郎而已。』

曼殊之做和尚，似乎全是爲了雪梅的緣故，他說：『用息彼美見愛之心，享有家庭之福。』和茶花女對阿芒的父親說的：『我必使公子恨我，而我兩人之情，當鑄精鐵爲欄杆以戒斷之無使凌越。』又說：『此即爲郎君覓佳處也！』的話，口吻髣髴相同，他們似乎都具着很偉大的心胸，犧牲自己來保存自己所愛着的人，茶花女爲阿芒，曼殊就了爲雪梅。

蘇曼殊似乎很能够賞識茶花女，酷愛茶花女，他給某君書曾說：『日食摩爾登糖三袋，此茶花女酷嗜之物也。』他愛吃茶花女所愛吃的東西，在他廿九歲那年，竟想把茶花女再譯出來，（見柳無忌的蘇曼殊年表）則其對於茶花女之同情，很可以想見了。

曼殊非常愛吃，意思似乎想早點吃死了，免得再去受彌天的幽恨，這一點，和茶花女是一模一樣。

柳亞子說：『他歡喜吃，竟至貪吃。記得辛亥秋冬，我與他一同在上海時，家鄉有麥芽塌餅寄來，他竟一口氣吃了二十四個，情願吃到肚痛生病。我還到家中以後，寫信去叫他來玩，他還問有沒有麥芽塌餅吃。他是被人稱爲工愁善病者，但是要曉得他善病的，乃是貪病。就是他的死，也是起於貪食而成的不起的腸胃症，』

他爲什麼貪吃至此？這大約很有點自促死亡之意罷！他受不起許多難言之恫，他願意早死了結之，這怕不會說得太過。



茶花女也是自促死亡的一個，她鎮日拚酒，欲早戕其身以求速死，她說：『含此萬種苦心，託爲醺醉以自解。』她說：『余已身力俱瘁，毫無生趣。』

如上所言，則他們倆之死，都無殊於自殺。

末了，我總覺得曼殊要較茶花女爲弱，他是一個無端地否定人生，逃避人生，想免掉生的苦痛的弱者。他爲了要不到雪梅走去做和尚，說是年少氣盛，倒不如說是天性的柔懦；他欲雪梅得到家庭之福，但是他又不曾顧慮到雪梅的前途之險惡；他後來得到雪梅的百金之贈而東歸省母，但是雪梅所含淚叮嚀的終身大事，却又無解決之能力，彼對靜子能够聲明他是三戒俱足之僧不容與女子共住而走，對雪梅則毫無表示，以致雪梅終于爲他而死。這原因，仍然只是柔懦。逃避人生而又思慕着生的歡喜，又恐陷身情網爲清淨法流障礙而又想到鄧尉山力行正照，做和尚以後，又重新還俗，投身苦行中既不能澈底，處身人間又復潦倒無能，柳亞子氏給以『神龍見首不見尾』，『賢者不可測』的傳讚，我則只能給以這樣兩個字：『柔懦』，雖則他的學問是值得流芳百世的。

茶花女也是在困苦中掙扎着的人，但是她能够以她那僅有的一點生的力量，去鼓舞她澈底的懺悔與犧牲的精神以自度度人，而獲得含有無限喜歡分子的悲哀的結局。

這苦惱的女孩畢竟較潦倒半生的蘇和尚還要聰明，還要偉大呵。

沒來由的酸意

(接第六頁)

然改好』，或者『世界無論怎樣進步，但沒來由的酸勁起

來是永遠不會絕跡的了。

我想着，不覺這點滑稽的意思湧上心頭，使我要氣惱起來。世間事情真是太複雜，我真不會想像得到這樣沒來由吃酸竟是一件事實，尤其是令我不會想像是要發生於看來是這樣嶄新的人物身上的！你說現在進步的地方比從前未進步時在那裏？！

『沒來由的酸意』這名詞是由我一位女朋友擬出的，因爲我告訴她知道這件事後她也要笑得太厲害了。所以她說：『呸！我們是配不上做她的情敵。這是沒來由的酸意吧！』我在這里便順帶感謝一下我那位女友造出這妙名詞的聰慧！

亞洲餐室

西菜西餅
會滋會結將神餅

法付道中二五二號
電話四〇一六

精良

女雅方地

餐招

房餐

當妥